消失的右眼

這眼珠，我是見過的。

泛黃的眼白，織上細密如網的血絲，中間鑲嵌耀石黑的瞳眸灰樸樸一片，轉動間，不難發現它喪失了焦距，只能隨光線的強弱執行最本能的瞳孔縮放。這眼珠，我是見過的，然而它被如此隨意地棄置在旁，在一個說不清、道不明也定義不了的夾縫。它屬於「誰」？那個「誰」在哪裡？我想我清楚它本該在的位置，我試圖探手碰觸，驟然間，警鈴大作。

光線無預警地刺入眼眶，日落西山，在瞳孔驟縮之際，我迷茫地被推搡下車。俯首抬眸，成群的秋燕飛過，該回家了，我想，所有人都一樣。那「它」呢？它該去哪裡？我顛著路邊的石子，夕陽下，恍若把它顛出了血。

幼時，我時常仰首睇視阿祖褶皺的臉龐，深邃的皺紋將所有五官都凹折進去，卻依舊能清晰辨認，他右眼的位置裡什麼也沒有，直白的凹陷，只有眼皮上下縫合的痕跡。每日午後，來找阿公走軍棋的阿欽伯，是戰時隨國民黨撤退來臺的老兵，左眼珠子至今仍下落不明，光復以後，去訂做了一顆假眼球，瞳仁的位置放顆玻璃彈珠，興致來時，還會用手指，把眼珠從眼眶摳出來嚇唬我和妹妹。

阿祖當時可沒這技術。

關於阿祖的眼睛是怎麼沒的有兩種說法：阿公說，是被日本鬼子的炸彈碎片給扎的。阿母說，別傻了，大概就是阿祖小時候貪玩被鞭炮給炸傷的。我想母親的解釋想必更合乎常理，但阿公那具有戲劇性色彩的描述更為人所津津樂道，在細節之處尤其逼人。眼前閃過一片刺目的白光，如麻的黑點灑落，就像是夏至傍晚磅礴的雷陣雨，雨滴在空中延展、拉伸，最後形成鋒銳的模樣，標的物如此鮮明，臺灣人的肉體，輕巧而精緻的炸裂，「轟—。」血霧瀰漫，右眼就是這樣沒的，阿祖少時的記憶也跟隨埋在時光的夾縫。

「美蘭，我今天出門前幫阿公換尿布的時候，發現他…他下面那個有點破皮流血，麻煩妳跟阿娣說一下，請她幫阿公擦一下藥膏。」，晚飯時間，幫忙照料阿祖的大姑姑打電話給母親，我在一旁捧著飯碗，咀嚼著沒什麼營養的晚間新聞，要不是她們倆就算隔著手機嗓門也大，我是不會注意到這番對話的。「下面那個…是睪丸、陰莖還是龜頭啊？」母親吆喝大喊，兩人像是答五燈獎似的相互拆解謎題，大姑姑始終支支吾吾，母親卻百無禁忌地宣示對男性生殖器的深度了解，她棕色的瞳眸，在光線的折射下熠熠生輝。

我強裝鎮定，內心卻十分駭然，一直以來，我深信那些私密部

位是該被隱晦提起的，沒想到在病榻前，人的尊嚴是如此不堪一擊。是否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我也會癱軟在病床上動彈不得，卻仍能清晰看見醫生那清冷的眼神，毫無感情的誦讀，像在做一場大體解剖，「清洗她的會陰、撥開她的陰唇，慢慢的，對，慢慢的放入導尿管。」，我能說些什麼？或者我該說些什麼嗎？除了抬首、瞪眼，似乎無能為力。

在這過後的幾日，有一深夜，我讀完書準備熄燈就寢，瞧見庭院裡一星紅點忽明忽暗，我忍住懼意凝神去看，在夜色中形塑出阿公的身影、那個捨不得父親離去的男人，阿公沒發出聲響，也沒發現我，闃黑的眼睛融入如墨的夜色。他只是靜靜地抽著菸，那菸燒得緩慢，在濃得化不開的深夜裡慢慢捲曲。我不忍再看他的眼，只盯著他唇邊的火星，沒多久，那火星被拋進半空，在黑夜裡劃出一個明亮的曲線，隨著家門被嘎拉推開，我知道，時候到了。

火紅的夕照下，我顛著石子回家，喀噠—喀噠—。從巷弄的這頭到那頭。黃土路化做水面、石頭化作眼珠子，它在上頭蕩漾起漣漪隨後沉沒。

我不會忘的。那是我最後一天完整地看見夕陽。

城西那頭，焰光閃閃、黑煙驟竄，其間夾雜著轟隆爆破巨響。眼前閃過好大一片白光，闃黑的雨點，朝農田、朝街巷也朝頭頂灑落，雨滴在空中延展、拉伸，最後形成鋒銳的模樣。

「碰—。」中了。

「阿本仔打來啦！」周身響起癲狂的吶喊。血霧瀰漫，霎時，天地關閉了、所有的光熄了，消失的右眼就此永遠拋棄他了。